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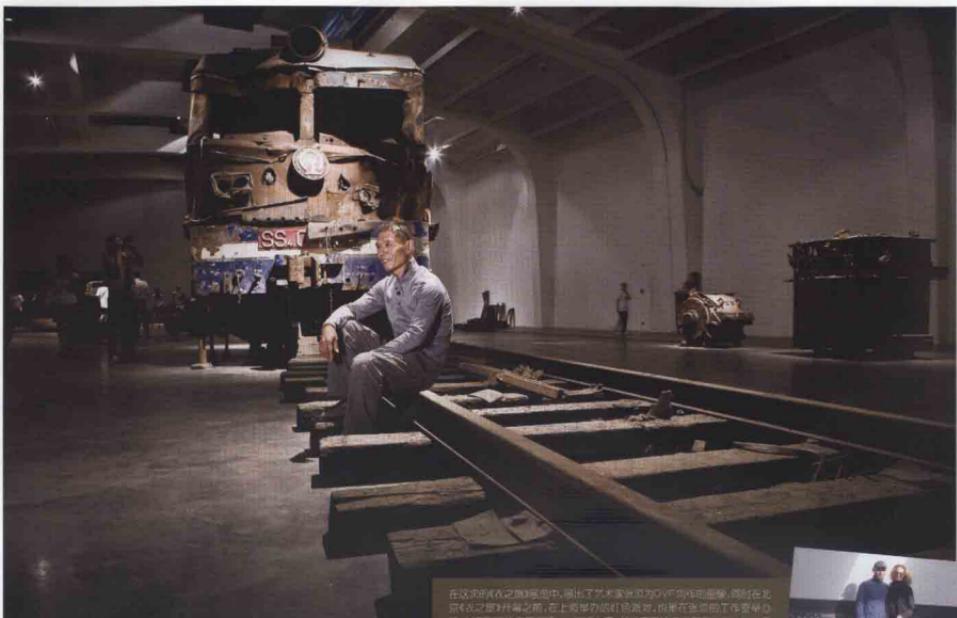
BQ

关注人生 分享人生

北京青年周刊

LIFE 生活

2011.4.21 第16届 总810期



BQ上海专访张洹

一座潜伏在时尚大市场下的艺术梦幻岛

50亩的乌托邦

文/本刊记者 张帆

这里占地50亩，有工厂一座，窝藏着艺术。这里刚刚死掉了汶川来的猪刚强，却迎来了美国来的花裙子。这里的“厂长”是艺术家张洹，他用自己的梦想在努力打破一些定律，营建自己的乌托邦，过着自己土地上的群体生活。

DVF的Red Ball晚宴是在上海张洹工作室进行的，原因是Diane von Furstenberg去上海张洹工作室的时候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艺术家张洹的工作室变成了布景加工厂，厂房里面铺了地毯，蒙上大红色的帷幔，挂上美丽的灯影，点起蜡烛，到处摆满了鲜花、章子怡、邓文迪等华美的姑娘穿着漂亮的裙子过来会合，成就了城中的一大盛事，那不是我认识的张洹工作室，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某一个片段。

张洹的工作室距离上海市区很远，车一直开一直开，过了农田还没有到，过了树林也没有到，过了钢铁工厂也没有到，过了菜地在墙上售卖的当地人也没有到，有点像上海的尽头，车停在了申港路某弯的铁质大门前，门旁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五谷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张洹工作室就在这里了。

想象着张洹当年发现这个地方的那个夜晚，怎样在铁栅栏门前往里面看，怎样感受黑漆漆的厂房里传递出来微弱的光，怎样肯定那是活的，不是死的，现在里面有上去跟当时的视野是一样的，铁门上面挂着一个班级的牌子，黑色字写着入场须知——来宾出示证件，需要打电话预约，私人专访需要在休息时间……落款是五谷公司。这里差不多有50亩地，走一走觉得已经是外星来了，

空间愈大，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与事物无形中都被渺小了，成了杂质。

厂房都是原来的厂房，张洹入住之后，仅仅是加盖了几个用作展示的房子，大部分作品也都在老厂房里面，一把金宝的大锁锁着，开门进去，看到虎大的香奈系列、木刻系列、兽皮系列，因为不是美术馆的展示环境，所以显得那些作品很休闲，有风扇常年吹着普农空旷的大脸，算是一种保持它状态的恒定，即使如此，人也能从里面看出其特有的强大力量。

若把各个厂房的大门关上，这里和一些在我国各地看到的厂房差不多，也会看到坐着机器的农散的工人走来走去，也有人坐在窗边，埋头劳作，不看他们手底下的活计，他们跟普通工厂里面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厂区随处可见可口“安全生产”、“众志成城共创伟业”的条幅，蓝白自卑非常醒目。

惟一可以看出主人的生活态度的是厂区之间的一条河，岸边种着很多奇异的树木和石头，河里面还有鸭子在游泳，之前张洹也把在汶川地震中坚强活下来的那头名为猪刚强的猪接到了工作室，那头猪在院子里面朝地，度过了那段快乐自由的时光，但是传说在DVF展览的前一天历经坎坷的猪刚强死掉了，想必它知道第二天来人太多，先去极乐世界报清账。

在院子里看起来闲逛的是一个扛着相机的摄影师，

在这深沉《夜在之后》旁边，搬出了艺术家张洹与DVF合作的雕塑，围绕在花园《父亲》和《母亲》周围，在上方部分的红炽火炉，而在张洹的工厂里炉火仍然，对于张洹自己已习惯，DVF这么看，艺术毫无必要向慈善者们妥协，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东西，但是在此活动中，慈善者们的话，他们认为必须服从，我问为何没有为什么区别，我喜欢中国，我现在对中国的感觉很像我20年代刚移居到美国的感觉，那让我觉得在美丽的柯特兰有什么可能发生。



张洹与DVF

想必是穿梭于各个车间，拍摄工作进展和制作细节。

张洹的办公室在一栋楼的二层，楼的样貌和布置都是原来就有的，很地道的一个厂办办公室，办公桌背后是一个很长的书架，有一些老书，也有一些类似孙子兵法的书籍，张洹说老书是用来做研究，《孙子兵法》是最近看的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他也管些些叫做机场书，因为都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下来的，“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读书，以后想把这些书都补回来”，沙发的一隅放了一个娃娃，来人坐下来娃娃会被压的哇哇叫，张洹说那是坐在地上玩儿，和一般工厂主不同，张洹的办公室上面摆着一个毛毡，这倒成了这里惟一像从事艺术工作的特点。

张洹你最喜欢在这里的哪一个角落呆着，他竟然指向桌子底下，细看底下隔了一层木板，上面铺着褥子和被，那是他的简易床？他说他就愿意钻里面躺下，因为进去不容易，要把身体蜷缩起来，等于在做健身体神了。

躺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感受呢？

会听见突然尖锐地的声音，外面有工人在修路，工作的时候会有丝丝拉扯的响声，平面上会有鸟叫或者蝉鸣，天空中也有飞机飞过的轰鸣……

夜晚有谁跑进他的办公室，他会忽然从桌子下钻出来吓人吧，到处是机关，他真是一个奇人！



BQ:《北京青年周刊》
Z:张洹

BQ: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Z:我们2005年的时候在胡同的莲花池那边，有一个一两千平方米的工作室，后来这个工作室渐渐不够用了，就在那条街的附近又找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空间，后来又不够用又找了一个。于是我在一条街上好几个空间，后来形成我整条街去转的局面，每天中午要有一辆送饭的车挨着院子跑着送饭，再后来那个地方也不稳定，预计三年两年就会被拆掉。我当时想找一个有中国工业历史的六七十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如果有谁会说马上要被拆掉。

有一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路过这里，我看到黑乎乎的一个大厂房，停下来，我们隔着门缝去看，看到有焊工的火花，当时我很惊讶——不是死的是活的，有人在。刚好这个地方的老板也要搬走，于是租了两年，最终才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们原有的员工除了留下一个厨师以外，一个没有留，现在的员工全是他们新招聘进来的。

BQ:员工的分布是按照什么分类的？

Z:我的办公室是一个工作的枢纽，是指挥中心，创意中心，对外活动中心，我会按照不同的种类和功能去划分工人的工作，大型的装置作品，是在大车间里面完成的，生活区里面有食堂宿舍公共大澡堂子，还有经理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事后勤劳资关系，这个队伍是一点点大的。

BQ:你原来在北京东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Z:我喜欢群居生活群体工作，喜欢在一种氛围内工作。东村就是我一个人，但是东村的概念就像是一个工作室一样，虽然每个人经济独立，工作独立，但仍是一个群体概念，是一个当代艺术的部落，所以才和我的朋友把它建立起来。

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画一个男模特，他是一个乐手。就住在东村，我随着他去看他三平方米的小房子，觉得很好，于是我也搬到那里面去，但是后来我一个人住着。

觉得没意思，把其他艺术家、诗人、乐队、戏剧人等等，很乌托邦的那种人找来跟我一起住。

BQ:从过去的“12平方米”到现在50亩地的厂房，从小到大你居住的版图越来越大了……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Z:你站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时候，你相信一定有一个超自然的能量存在，这跟我住人的房子有多大厂房没关系，地球这个范围是表象的，语言不通、政治文化不通，但是人的本质是一样的。

我从河南一出生，满眼黄土什么都看不见，生命轨迹让我去读书离开家乡，从安阳到开封，从开封到郑州，到北京到美国再回来，这是我的轨迹。

我在东村那群生活环境就是这样，那是生活中的日常，说说我以前的变化我覺得是时间变了。我的身体变了，我的荷尔蒙没了，我以前是一个年轻的小斗士，现在是百战不殆的大斗士，是小米和黄豆对比而已。

这也是因为有了生命的轨迹定律，有的人一出生就注定生活在他的城市里面，艺术家的尺度就更宽泛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我是一个人，我对空间的概念不懂，不管怎样睡觉的时候仅仅睡一张床，一日三餐吃过吃了再睡就觉得麻烦了。

BQ:那个时候你是参与者和发起者，现在你是负责人，你感觉自己是工厂主么？现在今天是另外一种乌托邦？

Z:我是寺庙里的主持，我没有工厂主的概念，因为工厂就像是一双皮鞋连续的生产，版本一般是不会换的，我做的东西一般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种新的乌托邦，梦想是要打破很多的定律，打破传统对一个职业一条生命的定义，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坚定地继续这个乌托邦的最大引擎。

现在这里的人渐次多起来，我也开始管理，我给二三十个人发工资，自己数钱发钱，发了之后在名字后面画一个勾，但是在中国一旦有人工作就要有人事，要给工人上三险一金、要交税，慢慢地我完全成为一个正规兵了。

有的入梦是小的有的入梦是大大的，我的乌托邦的梦



艺术家介绍：

张洹是当今最具活力与影响力当代艺术家之一，在纽约生活工作了八年之后，于2006年回国上海建立了工作室。艺术家的创作从早期对个体存在的探索和对社会的批评，转向了更为传统的艺术创作，作品十一个平方米(1994)及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995)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2010年，张洹创作了一件15吨重、两层楼高的雕塑《二头和尚》，这件作品曾于旧金山市波广场，被视为艺术家前所未有的最大作品。同年，雕塑《三棵树》(2007)进驻纽约时报的风格青年艺术中心。2009年，张洹执导了歌剧《塞魅丽阴谋》并进行了舞台设计。

比较大，有人告诉我你必须这样做，我不想这样做也不成，我的DNA就是你的祖先，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给予你这个生命的是你的祖先。

BQ:你作品中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

Z:我是一个很弱的，父母给我的样子感觉我很强，有蛮力，生猛，但其实我心太软。

我在东村的时候就一直想趴在地上做一个作品，那是我的梦，带着这个梦，我去了美国，趴在美国的冰面上，做了朝圣纽约的风沙和水。

我在美国还是很幸运的，比一般人都幸运但是还是找不到北。我在美国很不幸，找到的不是幸福，美国这块土地跟我是不融合的，所以我水上不服，在精神上，我找不到根基，我是一个外来者，融入不了他们，一颗种子扔在地上没有办法发芽。

那都是过程，如果没有在美国那块的水土不服，就没有现在的珍惜，没有现在脚踏实地的环境。

回到这里就不一样了，土地是咱们的土地。